

高建英
◎ 编著

我真诚的爱你，使你有了璀璨的岁月；

你真诚的爱我，使我有了灿烂的人生……



岸

生活中许多真诚的爱，都付出了流泪、
流血的代价，但却极少有人为之懊悔，
是因为这种付出，才使相爱的人更加生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岸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204 - 08159 - 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 - 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 - 204 - 08159 - 5/I · 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当，云飘浮半公分，是，梦中的一生，你，共我磨擦得天摇地撼，不开心，再睡到开心。

当，留在唇上说话，像，在嘴边拈花，爱，是阔是窄都不用代价，分与合，都不用惊怕。

有一梦，便做多一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阵痛；

趁冲动，能换到感动，这愉快黑洞，苏醒以后谁亦会扑空？

当，嚎哭与枪声，是梦中的歌声，你，共我这一场梦里的畅泳，比真实高兴。

有一梦，便做多一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阵痛；

趁冲动，能换到感动，这幻觉不去用，苏醒以后难道你会哭出笑容？

也许生死之间也是个梦，无谓弄得懂！

——梦死醉生

1

当，云飘浮半公分，是，梦中的一生，你，共我磨擦得天摇地撼，不开心，再睡到开心。

当，留在唇上说话，像，在嘴边拈花，爱，是阔是窄都不用代价，分与合，都不用惊怕。

有一梦，便做多一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阵痛；

趁冲动，能换到感动，这愉快黑洞，苏醒以后谁亦会扑空？

当，嚎哭与枪声，是梦中的歌声，你，共我这一场梦里的畅泳，比真实高兴。

有一梦，便做多一梦，直到死别，都不觉任何阵痛；

趁冲动，能换到感动，这幻觉不去用，苏醒以后难道你会哭出笑容？

也许生死之间也是个梦，无谓弄得懂！

——梦死醉生

一、初春。

铅云低垂，风将起未起，雨将落未落。

这是上海沦陷后的第一个春季，但春天似乎也在哀悼，迟迟不肯将温暖洒向这个饱受折磨与凌辱的城市。

暮色降临，华灯初上。

霓虹灯逐渐闪亮起来，在夜幕下格外的缤纷和炫目，使人忘记了中国正面临的苦难。

这里是法租界，上海的沦陷使得这里呈现了异常的繁华。

远远的外滩隐隐传来音乐的喧杂声，沈君瑜倚在栏杆上，秀眉微蹙，似在沉思。

潮涨了，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岩石，汹涌地冲上岸来，却抓不住，摔下去，又不甘心地上来，摔碎在石阶上，撒出愤怒的泪珠。

君瑜身上浅蓝的旗袍已被溅湿，却浑然不觉，只想：“死？还是不死？”





风更大，风中远远传来外国军舰的汽笛声。

罗世森沿着外滩的长堤慢慢地走着。他喜欢黄昏的时候去海边散步，特别喜欢的是在这个时候看海。

这个习惯，在早年去巴黎的邮轮上就留下来了。风平浪静的大海是显不出威力的，只在这个时候，海才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

这时的海是磅礴的，势不可挡的，坚决地把它的愤怒和力量呈现在天地之间。

森沉醉在这旋律里，恍惚间，看见了君瑜。他本来已经走了过去，回头看了看，又退了回来。

君瑜努力地踮着脚尖，手用力撑住栏杆，似乎想将身躯投奔于怒海中。

森一惊，几乎连想都未想，冲上去，一把抱住了君瑜。

外滩——这片聚繁华与罪恶于一身的地方，不知道吞噬过多少芳华和梦想，森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他眼前。

君瑜被他这骤然的举动骇得一惊，本能地挣扎，森用尽全力将她紧紧箍在怀里。

“不可以！再想不开，也得活下去！”森显得激动，又似在哀求，怀里的君瑜突然不动了，抬起头，看着森。

森看见一双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带着种奇异的光彩，森被吸引了，然后，听见她说：“你勒痛我了。”

森尴尬起来，放开手，君瑜立刻从他怀里滑出去，退开两步，仔细地端详着森。

森很年轻，也不算很高大，属于极儒雅的那种，灰蒙蒙的天色，看不太清楚面容，却又是让人觉得很明亮。

君瑜看着他，想呆了，思想跑远了，半晌没有说话。森被看得不好意思了，却还是不忍离开那闪着异彩的双眸，这样对视一阵，森才醒悟过来：“你没事了吧？”

君瑜突然说：“要活下去，就得有活下去的理由。”

森愣愣地说：“要死，却也要有原因。”

君瑜慢慢地、目光带点狡黠和顽劣，一字字说：“一个女人，没有嫁人，却给她最痛恨的人欺负了，现在，还有了那个畜生的孩子，除了死，她还能做什么？”



她一面说，一面观察着森的表情，捕捉着他的每一个眼神。

森还是愣愣地，有些惋惜，有些忿恨，又有些同情，眼睛还是被君瑜的目光吸引着，措词了很久：“这样的遭遇是有点……”

他没有说下去，觉得怎么说都不太恰当，甚至有点虚伪。

君瑜幽幽地说：“在中国，这样的女人不会再有人娶，也不会再有幸福了。”

森还是看着她，几乎连想都未想：“没有人娶你，我娶你！”

君瑜瞪着他，像看一个稀有生物，一声不语。

森一句脱口而出，似乎也有点尴尬，却反而从容了，看定她，半晌，又认认真真、一字字地说：“你别死，我娶你！”

君瑜盯着他：“你不后悔？”

森坚决地说：“不后悔，绝不。”

君瑜忍不住了，弯下腰笑，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森有点手足无措，看着她，担心她这样大悲大喜，神经会承受不起。

终于，君瑜止住笑，望定森，眼中闪着光：“雅如有救了，你就是傳承孝。”

森有些懵懂，不明白。

君瑜很认真地说：“怀孕的是雅如，承孝就是救了她的人，以后，也就是她的男人。”

森还是不明白：“不是你吗？”

君瑜又笑了，有些羞涩，又有些妩媚，眼睛亮得犹如初升的星星，却又带着朦胧的雾气，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双眼睛？

“当然不是我，是雅如。”君瑜笑一笑，“小说里的人。我一直想不出承孝见到雅如，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好在你告诉了我。”森终于明白了，宽慰地笑了笑，波涛汹涌的海好像也柔和了许多。

“你是作家？”

“也是，也不是。”

“为什么？”

“没有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的，不能算是作家。”

“你對自己挺苛刻的。”

君瑜神情黯淡下去，许久不说话。



森有点惶惑的看着她,不知道这句话触动了她什么。

半晌,君瑜慢慢地说:“人活着都是为了苛刻自己。谁都一碗水、一碗饭就够了,可还要什么爱情、理想,不都是苛刻么?”

森笑了笑,说:“你说得太远了。”

君瑜自嘲地笑笑:“也许,我活得更远。好在,雅如活得很近,她现在只是要个男人而已。”

森苦笑:“你好像活在小说里,连自己都忘了。”

“这不也很好。”君瑜不以为然地说。

君瑜慢慢走在前面,森缓缓地在后面跟着,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海风掀动着君瑜乌黑的秀发,她穿的很单薄,薄绸的旗袍,针织的披肩。初春的海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她拉了拉披肩,裹紧了身子。

森忍不住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她披上:“风大,你身上湿了。”

君瑜回过头,看着他,眼中突然有了泪光。

这泪光来得如此之快,森有些措手不及。

她看来好像很坚强,什么也不在乎,但这一瞬间,突然就变了。一件外套压碎了她厚厚的壳,她竟是如此的敏感及脆弱。森的心颤栗了,张开臂,将她拥在怀中,这一次,君瑜没有挣扎。

她紧紧靠着他,依偎着他坚实的胸膛,好像倦透的浪花突然靠了岸,无声地抽泣了。

两人靠得如此的近,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声,这短短的一瞬,连接起他们一生的悲喜,不可分割,已是永恒。

爱在这茫茫尘世中骤降,森和君瑜都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天开始下雨,不大,雾蒙蒙的一片。

森送着君瑜回家,两人一路也没有说话。

她住的不远,绕过海滩,穿过两条小巷,君瑜停住脚步,望着一幢不高的、样式陈旧的小楼:“到了,上面就是。”

森抬头看了看,黑糊糊的一片,只有靠南的窗口透着昏黄的灯光,晃动着一个女人佝偻的身影。

“房东,离了婚,没有孩子,孤寡的一个人。”

森皱皱眉:“整幢楼就你们两个人?”



“也不是,但这几天,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君瑜顿了顿,“这年头,出去了,就不一定能回来。”

森承认,也就更担心:“晚上你不害怕?”

君瑜摇了摇头:“不怕。就算这楼里有冤死的鬼,也正好给我的小说加添点情节。”

森看着她,她笑了笑。

她的笑容是淡淡的,像雨后抹在云彩上金色的阳光,典雅、绚丽;又好像雨前云上最后一抹阳光,灿烂却又凄凉。

森的心痛了,知道她轻松语气后掩饰着无奈,只重复:“真的不怕?”

君瑜不笑了,淡淡地说:“怕又怎么样?我怕的事还多着呢!”

她抛下森,头也不回地向上走,也许走得太惯了,黑黑的楼梯森连看都看不见,她却连蹭都没有蹭一下,皮鞋声已经上了楼。

森呆呆地站在雨里,发梢挂着一串砂糖似的细细的水珠,看不见了君瑜,才想起连她的姓名都没有问。

他怅然若失,却还不想离开。

突然,皮鞋声又转了回来,君瑜出现在楼梯上,摇晃了一下手里森的衣服,“你的。”

她想抛下来给他,却又顿住,抱在怀里,看着森,似乎在犹豫,走下来两步,又顿住,下定决心似的,“如果你怕我一个人害怕,就上来吧。”

开了门,拉亮了电灯,一张桌子,一张床,没有椅子。

桌子靠在床边。上面杂乱的一堆书稿,地上丢着几个写坏的纸团,一只杯子里还有水,只是早冰凉了。

屋子里没有女人特有的脂粉芳香,而充满了一种阔别了许久的笔墨香。

森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奇特的亲切感,这感觉好像他与生俱来就在这里,而且一直都会在这里。

这种突然生出的“家”的感觉,反而使他生长的那个高楼洋房疏远了。

他霍然轻松了,脱下围巾挂在门后,走到桌边,坐在床上,拿起桌上的书稿。





他还没有看清楚，已被君瑜夺了过去：“没写好，现在不许看。”

森笑了笑：“什么时候可以看？”

“嗯……”君瑜侧着头想了想：“等到雅如嫁给承孝吧。”

森看着她，极认真地说：“那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君瑜低下头，面颊上浮起一片红晕，她用手拨弄着那盛着半杯凉水的杯子：“我……现在就嫁给你。”

杯子倒了，水洒了一桌子，稿子在水面漂了起来。

春天来了。

这是森有生以来最温暖的一个春季。

现在他极少回家，从公司的办公室一出来，他心里就只有一个目的地——君瑜的小楼。

他和君瑜似乎已经溶成一个人，但想起来，除了君瑜的名字和她的小说，他对她是一无所知的。

但她靠在他身上时，似乎连思想灵魂都交给了他，于是他说：“我们结婚吧。”

君瑜立刻坐起来，看着他坚决地说：“不！”

森很吃惊。在中国，一旦两个人的关系进到这一步，一向都是女人扑在男人身上哭闹着要结婚。

君瑜是处女，森很清楚地知道他要负起的责任，抑或说，他更清楚地知道他这一生都不可以没有君瑜。

结婚应该是最好的方式，他们可以全部永远地拥有对方。森从未如此地渴望婚姻，但得到的竟是斩钉截铁的一个字：“不。”

他忍不住问：“为什么？你怕我养不活你？”

君瑜用手指点着他的额头：“我要你养么？”

森皱皱眉：“你是女权主义者？”

君瑜笑了：“我才不晓得什么女权主义，我哪有这么进步。”

森苦思冥想：“你在家乡订了亲？”

君瑜笑着倒在他怀里，眼睛却蒙上了一层雾，雾气又似乎在凝结。终于，她不笑了，慢慢地说：“我才从一个笼子里走出来，不想再钻进一个笼子里。”

森不说话了。



君瑜从不提自己的身世，在她的心深处理藏着一份不为人知、也不能向人道的痛，森不想去触动，也不敢去触动。

他搂紧她，用他能献出的所有感情温暖着她。

好在除了这一点不能达成共识外，君瑜是无可挑剔的。

这间小屋变成了两个人在这茫茫乱世中的乐土，整个春季过去了，他们忘记了中国正在被侵略，现在正在打仗。

2

森在一家航运公司做事，过人的聪慧和流畅的法语，使他拥有着一间自己的、不太大的办公室和一部电话机。

森收拾着抽屉，盘算着下班后和君瑜去什么地方吃饭，电话突然刺耳地尖响起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抓起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略带急切地说：“老爷子让你今晚回来一趟。”

“我很忙，有什么事？”森很不情愿计划被破坏。

电话那头的人叹了口气，放缓了声音：“非同小可的事，才会找你，你若不来，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好吧，晚上我回来。”森无奈了。

放下电话，森无力地倚靠在椅子上，心里有点懊悔，今天，是不能去看君瑜了。

傍晚，天气骤变，天边阴云密布，初夏的第一场雷雨即将来临。

载着森的黄包车穿过繁华拥挤的南京路，转了一个弯，在一幢铺着大理石的高大洋房前停了下来。

楼房高大瑰丽，深深的高墙，正中一个巨大的西洋式喷水池。缕金的铁栅门紧闭着，几个扎着宽黑腰带的彪形大汉站立两旁，衬着门边那汉白玉镶金字的“罗公馆”的牌子，令路人眼中都露出敬畏。

就在这时，罗公馆的大门突然打开，几辆插着太阳旗的黑色



轿车开了出来。

车夫立时闪在一旁，目光中现出惊惶与愤慨。

森吃惊地探出头来，打量着这几辆车，目光与居中一辆车里人的目光相遇了。

这目光虽然罩上了金丝边的眼镜片，却挡不住里面流露的凶残暴戾和狡诈。

两车相交的这一瞬间，两个人的目光一直这样对峙着。

森的心狂跳起来，不祥的预感突然笼罩着他，使他猛然惊觉过来，中国现在正在打仗。

法租界不是世外桃源，日本人已经开到了家门口。

森一向都是进步的。

从中学时代，他的思想就开始受到某种革命意识的影响，年青人总是比较容易接受一些新的东西，老爷子唯恐他走到极端，慌慌忙忙将他送去了巴黎。

老爷子再有权势，也阻拦不了政治家的血腥杀戮，然而他虽然保护了唯一的儿子，但也阻挡不了全世界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巴黎挡不住森前进的步伐，看到革命后进步的西方，落后的中国更显得满目疮痍。

森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摸索，只是找不到一条可以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他憎恶战争，不以为战争可以解救国民，他有太多宏大的理想，然而中国实在是创伤累累，像一个全身流着脓血的重病人，不知该如何着手。

于是，森决定先救自己。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改变的人，又怎么去改变中国的命运？

但从遇上君瑜，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中国，忘记了理想，忘记了父亲，甚至忘记了自己。

只要有君瑜，世界似乎永远都是如此的完美，若不是突然看见几辆日本人的车从自家大院驶出来，若不是车里人刀锋般逼人的目光，森真是忘却了！

森不由感叹，君瑜让他变得颓废，这是他意想不到的——他罗世森原来也会因红颜而丧志。

他振作精神，大步走进门去。

罗老爷子蹙着眉，在客厅里踱着方步。

老爷子个子不高，背却挺得很直，依旧穿著中式的长袍马褂，却更显得庄严、硬朗、高傲。面上的神情也是深沉的，一丝不拘，不怒自威。

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是个守旧的人。守旧的人，在上海这种地方，是无法混到他今时今日的地位及权势的。

当然，他不否认思想里依稀还保留着中国五千年文化遗留的精粹，根深蒂固，最具典范的就是“子承父业”。

老爷子是有一片疆土的。

他十几岁就加入了青帮，混出一点名堂后，他开始感到了束缚。青帮人才济济，论行排辈，等轮上他这辈份，出了头，也剩不了几年了。

但他并不想脱离帮会的生活。在上海，没有学识和家底的人，要想登堂入室，就只有帮会这一条路。

凭着他的悟性和在帮会中多年打滚的经验，抓住一次好的时机，成功地从青帮脱离了出来。

他组织了自己的天下，但为了表明自己与青帮的渊源及对青帮的敬重，他在自己帮会名字前加上了个“青”字，从此，上海滩森罗密布的帮会中多了一个青红帮。

青红帮拜的依旧是青帮的祖师，出了麻烦自有青帮作为后盾，加上罗老爷子的精明干练，青红帮愈发有了名望，走到哪里，向罗老爷子点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但老爷子却越来越不如意起来。

他虽然一生都在黑道上打滚，但只要过一个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在某个方面，他是极负道德责任的。上海滩的纸醉金迷愈发让他记得太太是如何在他最穷困潦倒时对他的固守，所以，罗太太虽然发了福，面上多出了皱纹，也从未使他萌生娶妾的念头。

但从太太病逝后，他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而令他更不如意的是唯一的儿子怎么也不肯继承他辛辛苦苦打拼来的江山，甚至在中学时代就大逆不道地在校刊上指出“帮会是上海腐败堕落的直接因素”。



老爷子把带着激进思想的儿子送去了巴黎，以为长大了、成熟了的儿子会有所改变，但没有想到，留了几年洋学的森回来后更有主张：“帮会杀人放火，贩毒包娼，祸国殃民，我绝不会同流合污，做犯法的行为。”

“犯法？”老爷子一想起来，火就直往上窜。

“读了几年洋书，就跟我讲法？法？中国还有法吗？没这犯法的钱，你能长这么大？能喝洋墨水？”

“祸国殃民的事，我就是不干！”

森一摔门出去了，到一家航运公司做外贸。

让他读这么多年书，到头来就是让他理直气壮地驳斥其父的所作所为，然后去一家小洋行做事，赚微薄的几个铜子。

老爷子一口气上来，叫人放火烧掉那家洋行，陆云川制止了他。

陆云川是老爷子的养子，也是叫老爷子最顺心的人。

陆云川的父亲是出了名的忠义，在早年一次帮会火并中背上挨了十几斧头，硬用最后一口气帮老爷子抢出一条生路。

老爷子待陆云川从此亲如己出，无论吃的、穿的和森全是一样，而陆云川倒也比森懂事多了，并且承继了父亲的忠义，更学到了老爷子的精明。

这几年，老爷子也不必凡事都要亲自露面了，大小事务只要有陆云川，一切都能办得妥妥贴贴。

可惜，他终究不是姓罗。看着陆云川越来越老沉干练犹如出自自己的模子，而森，怎么就不能有一分像自己？

陆云川陪着笑，安慰着老爷子，“他还年轻，不了解什么是中国，更不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您的苦心他也还不能理解。不过，年青人有点自己的主张也是好的，您让他混几年，吃了苦头，他自然就回来了。”

“否则，烧得了一间，烧不了全上海，就算烧了全上海，难保他不跑回巴黎去。”

老爷子不说话了，只有叹气。

陆云川却是有自己的打算。他为青红帮卖了十几年的命，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没有他陆云川，哪有今天的青红帮？



森不愿意回来,对森和青红帮都应该是有益的。像森这种满腔正义、满腹理想的人是不适宜做帮会人物的,更不适宜领导青红帮。

这些话,陆云川自然藏在肚子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与森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森的选择,他有绝对的理由去支持。

看见森进来,陆云川立刻迎了过去。

“回来了。”

森有些紧张:“日本人来做什么?”

“不是第一次了,”陆云川叹了口气,“他们办了个什么协定会,想请老爷子出任主席。”

森几乎跳起来,“什么协定会,根本就是汉汗会。我爸答应了?”

陆云川摇头,“他在等你回来商量。”

“这还用商量吗?”森快步走进客厅。老爷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你还晓得回来?”

森顾不得理会父亲的恼怒,劈头就说:“做帮会也就算了,绝对不能做汉奸!”

老爷子瞪了陆云川一眼,冷冷地说:“谁说做汉奸?”

陆云川低下头,不说话。老爷子又瞪着森,“在你眼里,你爹就坏到这份上了?”

森愧疚起来,虽然不赞成帮会的作风,其实在心里森是尊敬父亲的,他低下头,“我只是担心……”

老爷子的神色缓和了一些,撇了撇嘴,“大惊小怪!有什么担心的,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能给几个小日本吓慌了神?他有枪、有炮,这里是法租界,他敢开进来吗?”

陆云川不说话,静静地听着。老爷子最喜欢的就是他这样深沉个性的。

老爷子接着说:“口口声声三个月打下中国,一个上海不也打了三个月么?上海终究是有租界的,他敢进来么?”

森看着父亲,也没说话。他是了解父亲的,父亲说话大声且絮叨的时候,正表明了他心里是没有底。

父亲若拿定了主意,反而是一句话也不会多说的。于是,森





望定了父亲，慢慢地、语气很重地说：“我们是中国人，绝不给日本人做事。”

老爷子抬起头，看着儿子。

他突然欣赏起儿子的决绝和果断，明白绝对是承袭了自己的作风而犹有过之，这时，他才在森身上看见了骨子里的自己，就连森当初毅然离家也变成他欣赏的性格的一部份。

于是，他的心定了下来，悬了许多天的烦躁突然消失，他有些讥笑自己，“到底老了，凡事都多了顾虑。”

他踱着步，对陆云川吩咐：“小心各个堂口，只要日本人的军队开不进来，就别想在青红帮的地盘捞到一分便宜。”

“那租界外的地方呢？”陆云川问。

老爷子犹豫着，下了狠心，“不要了，全撤回来。弟兄们跟着咱们是为了寻条活路，不能拿他们去碰日本人的枪口。”

陆云川点了点头。老爷子又看着森：“还有你，不许走出租界的范围去，那间公司就不要去了，留在家里。”

森立刻想到君瑜，叫起来：“这怎么行？”

老爷子火气又上来了：“怎么不行？这年头，还有比命更重要的么？”

“我绝不会因为怕日本人，就关起门来做缩头乌龟。”森固执地坚持着。

“谁说我怕日本人？”老爷子火气更大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他不能听见这个“怕”字。

陆云川立刻打圆场，“找人跟着少爷，应该不会有事的。”

森却几乎跳了起来，“你要我带着帮会打手去上班？”

老爷子铁青着脸，喝道：“不然你就哪也别想去。”

森还想辩驳，陆云川按住他的肩头，“就这样决定吧，我会让他们尽可能不影响到你。”

森无奈了。该诅咒的是这场战争，他不想父亲为他担忧，更不想被关在家里。

老爷子看森不说话了，才慢慢平下气来，“人由我来选。”

老爷子吩咐了晚饭，三个人一起吃饭。陆云川吃得很慢，神情有些沮丧。

